



# 娇 媚 千 百

法 柯莱特·达夫纳 著  
陈筱卿 译





# 一千娇百媚

〔法〕柯莱特·达夫纳 著

陈筱卿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COLETTE DAVENAT

Deborah

L'amour aux cent facettes

CEd. de Trévise, 1971

千娇百媚

〔法〕柯莱特·达夫纳 著

陈筱卿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南京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2插页 323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900册

ISBN7-5059-1130-9/I·816 定价：6.85元

---

# 第一部 帕尔摩公爵

## 1

渔船扯着满帆，顺风前行。船主约翰·布雷福德满心欢喜：天公作美，顺风顺水；渔船轻轻摇动，令人惬意飘然；4月的艳阳高挂天穹……一个在北方海上历经了四十年狂风恶浪和连绵不断的霏霏细雨的老渔民，怎能不感到满意呢？是呀，感谢上苍！给了这么一个晴朗的天，如同这位搭船女子昨天给他一袋金币一样使他心花怒放。这袋钱可真不少，相当于捕着了好几船的鲱鱼，尽管来得蹊跷，老渔夫二话没说，便收了下來。

他茫然地捋着灰胡须，偷偷地膘着依着舷楼栏杆的身影……

这位满身神秘色彩的少女究竟是什么人？

尽管他并不欣赏女人，但是他不得不承认，这位衣着朴素、未施脂粉的女子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印象。她身上没有一丝一毫他在他只过去一次的伦敦所见到的那些浓妆艳抹、颐指气使而又多嘴饶舌的有钱女人的痕迹。不，这位女子长着一双温柔的大眼，仪态大方，与众不同。约翰·布雷福德对

锦衣华服，对贵族夫人毫无了解，但他隐约感到，这双白嫩的手，这副举止风度，这身饰有普通花边镶褶的黑丝绒服，说明她很有来头。

德德拉未去理会船老大的窥视，只管定睛看着海面。

美丽的马盖特港、英国的海岸，早已不见踪影。在她的前后左右，微浪轻卷，波光粼粼……水，水，极目望去，一片汪洋。突然，她荒谬绝望地企求出现奇迹，让船掉头，把她带回港去……克雷格，那位有着一双善于温存她的温柔的手的心上人；普赛克，她的那只温顺的爱犬；比格杰克，她那胖大敦厚的仆人。所有这些让她流过多少眼泪的亲人爱物，霎时间全都涌上心间，随着船儿逐渐远去，她的思念更其强烈，更加盼着归去……尽管和风拂面，她仍感到冷，感到孤单异常！……上帝啊！她形单影只地去弗朗德勒干什么？能做“帮手”的是自己的姿色，可她压根儿不想利用自己的美貌去取悦西班牙人——只要一想到这一点，她便感到浑身起鸡皮疙瘩——再就是她将很好利用的自己的聪颖……喏，此话倒是不假，她看上去聪明伶俐——好吧，妈的，愿她能够利用自己的聪颖吧！当一个人负有使命，因此也就被看作是一个机智灵活、镇定自若的人的时候，是绝对不能浪费时间去悲天悯人的，每分每秒都是宝贵的。她稍稍定了定心，把自己的计划、行动地点以及自己所获悉的对手的情况，作了一番回顾……

她冷冷一笑；嘲笑了自己，她感到心里稍稍畅快了一些。

她孑然一身，漂洋过海，还要压制住萦绕心头的烦恼，越想越觉得这也许是她要度过的最艰难的时刻。在弗朗德勒，她将肯定是只身闯入敌营，象在这海上一般孤立无援，不

过，周围险象环生，使她顾不得害怕。她连害怕的工夫都不会有的！

弗朗德勒！德波拉的目光本能地移向船头……对她来说，那是一片流沙——既然有沙，那必然是一片流沙，对吧？——这确是一块不幸的国土，是菲利普<sup>①</sup>——又是他！——我行我素，想要把加尔文主义者斩尽杀绝而血腥洗劫的西班牙占领地……暴动，镇压……虔诚的天主教徒陛下麾下的一些著名将领，屡攻不下，直到亚历山大·法内斯——帕尔摩公爵——执掌帅印，才大功告成。帕尔摩公爵可能是比他的前任们更有才华，他大概确实才华出众，因此尽管是改军主帅，女王陛下却对他颇为赏识！公爵确实是比其前任们干得出色。说句公道话，由于他的外交手腕，南方归顺了。而北方则恰恰相反，因有英国的人力物力的支援，没有放下武器。唉，帕尔摩在一点点地蚕食着这块反叛的土地……

喏，这就是弗朗德勒，欧洲的一小块痛苦的地方，而在德波拉的眼里，这块地方概括为三个名字……斯路易！布鲁日！敦刻尔克！这是西班牙人铁蹄下的三座城市，在听任那个可怕的公爵摆布，而她将连闯三城，去会见三名贵族，她受命要把他们从这块她人地生疏的土地上劝回英国去……也并非完全人地生疏，德波拉嘴角浮起一丝恬静的微笑，心里更正着，因为，由于一个奇迹般的巧合，她认识那儿的大卫，那位英俊的大卫·德·查特利，她名单上要找的第三个人。至于前两位，一个叫斯特沃斯男爵，另一个是威尔纳勋爵……两个未见过面的移民，两个对被迫流放感到厌倦的保皇派……她能否说服他们？能否使他们回心转意？嗨，这还会

① 菲利普二世，西班牙国王，绰号“虔诚的天主教徒陛下”。——原注

有问题吗！……女王已经宽恕，土地、特权将归还他们，她向他们奉上的是那个美丽的英国……每一个英国人，一生下来，血液中就流着祖国的血，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祖国，他们要是拒绝，那可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了！不，困难不在这儿……突然间，她感到有点恐惧。要是落到西班牙人手里呢？她将求助谁去？对此，她在心里考虑过无数次，始终是那个无情的答案……无人搭救！甚至不可能痛痛快快地死……这帮该死的家伙疯狂又残忍，等着她的将是被活活烧死，也许还要先受一番皮肉之苦。她不禁一阵颤栗……再说，她算个什么？政治棋盘上的一个普普通通、微不足道的小卒子，根本别抱任何幻想；在这场大人物的角逐之中，一条人命算得了什么？一名小卒子没了，人家可以另换一个！在这场疯狂的争斗之中，如果有损失的话，那只是她一个人……而且，她的使命危险重重，首先她的口音就……她耸了耸肩。她又开始胡思乱想了！口音有什么大了不起的！这毕竟是个次要问题。如果主要计划失败了！经过反来复去的思考，她难道还不明白，一切都尽可能地预见到了？别象现在这样疑神疑鬼、心惊肉跳的，她的运气最好，会马到成功的……至于小卒子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不管是高贵者抑或卑贱者，不都是在受神的意志的拨弄吗？再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得到一位伟大的女王的器重的。只有她最有福份，而且王国和改革的安危，部分地系于她的身上，这一点是不容忘却的！只有她应该享受这一殊荣……

德波拉挺直身子，自豪地抬起头颅，向着弗朗德勒放眼望去。

一想到女王陛下垂恩于她的话语，德波拉的恐惧便逃得

无影无踪。渐渐地，一种焦急的心情袭上心头，使她急于趁着心中重新燃起的这股慷慨激情，要向所有的人，包括西班牙大人先生们，展示自己无所不能。

一声喊叫打破寂静，仿佛是在回答她的心灵呼声似的。

“右舷！”

她紧盯着天边。

右首，远远地，一条商船在驶近……

“我想，夫人，我们该分手了。”

船老大约翰·布雷福德手里拿着软帽，站在她的身后。

她拿起旅行袋，向渔船主道别，准备离船。

她在两名水手的护送下，攀着绳梯，下到一条小船上。

两名水手用力划着。不一会儿，她便到了商船近旁。

甲板上，一个大胖男人在一个劲儿地挥手，向她表示欢迎。此人身材高大，一双机灵的眼睛长在一张胖乎乎的圆脸上，胸前垂着一条粗大的金项链。

“是迈希尔·弗朗克杰尔德，”她猜想。

“唉，是呀，夫人，在我们这不幸的弗朗德勒，全乱了套了……这儿原来是多么美丽的地方！而且，一切资源全部跑到西班牙人手里去了！现在，在里斯本，‘阿尔玛达’号装备好了，我们这儿人人闻之丧胆，惶惶不可终日，甚至在英国也一样。您知道吗，不管是敦刻尔克、斯路易还是其它的造船厂，都在为帕尔摩公爵赶造船只，使他得以组成以‘阿尔玛达’号为首的那支该死的舰队<sup>①</sup>……您很容易想象得出，这些活动肯定引人注目！因此，为了保守秘密，防止走

① 阿尔玛达舰队是西班牙人为入侵英国而组建的。——原注



漏风声，海岸监视极其严密……我们弗朗德勒人在自己的沿海走动，占领军只要觉得可疑，也要查验特别通行证……我告诉您说吧，夫人，天下大乱了！因此，”迈希尔·弗朗克杰尔德用他那——上帝保佑！——非常好的西班牙语结束这番评论时，下结论说，“因此，我想，您最好是别象计划好的那样直接去斯路易，而是去杰凯克……这是一个小港口，在斯路易以南大约三法里处<sup>①</sup>。我的寡嫂带着孩子住在那儿，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法子带您混进斯路易，另外，我还认识杰凯克的巡逻队和哨兵。只要适当地给点酒钱，他们会睁只眼闭只眼放您进去的。”

“我全拜托您了，先生。”德波拉也用西班牙语回答对方。“我的主人女王陛下既然信得过您，我也就感到一百个放心。”

他说得有特别通行证！这可是把事情给弄得极其复杂了……德波拉一边眼含微笑地看着弗朗克杰尔德，一边在琢磨着……得想尽一切办法到达斯路易。男爵在那儿指挥驻军，因此他能很容易地除了给一个弗朗德勒向导而外，也给她弄到继续赶路的各种证明……这个向导一点儿也不象是个傻瓜，不象是个没有脑子的人，很谨小慎微，但竟没对她的口音感到惊奇！……她的心放宽了一些，解开了披风，朝周围看了看……

他们是在船上的一间房间里，可能是弗朗克杰尔德的卧室。

一个烟雾腾腾的火把，惨淡地照着堆满了废纸的桌子、两 three 张破凳子、墙上的一块漂亮的挂毯以及商人身后的一只

<sup>①</sup> 法国古里。一法里约合四公里。——译注

橡木大箱子。箱子大开着，里面堆得乱七八糟：一段黄绸，半卷着，在黑暗中，宛若目光似的闪着，还有种子的样品、几瓶葡萄酒、几只捆成捆的蜡烛、几条裤衩……左边、右边，房间里有空地儿的地方，全堆放着口袋、树干、木桶。

从船帮的一边开的一个舷窗望过去，只见暗中有点点亮光闪烁。快到陆地了。

迈希尔·弗朗克杰尔德从座位上费力地站起来，笨拙地弯下身子，抓起一把锡壶，倒了两碗混浊的液体。

“来点甜烧酒吧，夫人？”他把一只碗递给德波拉说，“这是我们所喜爱的饮料中的一种。当然，贵国享有美食之盛誉，但我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特产！”

他端起碗，喝了一半，而德波拉只是在自己的碗里沾了沾嘴唇。好家伙，这玩意儿简直能让你肚子绞痛！这帮人的口味怪透了……然而，德波拉还是强忍着，喝了一大口，然后向主人恭维了一番。

这番恭维更加激起他自接触以来就一直不停地流露出的热情劲头。德波拉只好躲在暗处，偷偷地打了几个呵欠，而他又立刻象是在跟她道出什么宝贵秘密似的，向她解释，在这种该死的时候，为什么生意做不起来。他弗朗克杰尔德，勃艮第生意兴隆的酒商，不是只好改行，向西班牙军队供应奶酪、波罗的海小麦、咸鱼以及与他的高贵行当不太相关的其它商品吗！可是，总得好好活下去，不是吗？再说，这样做，除了让这家伙发了大财——他可是一字不露——而外，还有一个很大好处：占领军对他很友好，从而使他得到比他的那些不怎么会的同行更大的行动自由……正因为如此，他才接受了把这位年轻女子安全无恙地送到弗朗德勒海

岸的光荣重任。他一边说，一边还一个劲儿地点头哈腰，摇来晃去，坐不安稳。

在谈话过程中，二人达成默契，只字不提他的次要活动：勤勉的间谍活动。由于他经常跑外及其敦厚的相貌，他行动方便，成了伊丽莎白在荷兰的优秀间谍之一。

突然间，从舱底传来一阵骚动，而甲板上也响起了呼喊和急促奔跑的声音。

弗朗克杰尔德站起身来说：

“在这段愉快的时刻之后，夫人，咱们有个小小的手续得办一办，女王陛下大概事先告诉过您了……”

“是的，先生！”德波拉打开旅行袋。“这个您拿着，对您的帮助，我深表感谢！”

她把钱袋递给他。

商人的胖手极其灵活地解开钱袋上的小绳，以行家的目光向袋里瞥了一眼，便把钱袋塞进上衣里去。

船最后吱呀地响了一下，便停住了。

“我们到了！……您知道，在我们这一带行船，得很有经验才行。感谢上帝！我有一位出色的驾驶员，不过，再往前开，就太冒险了。有条小船将把我们带去杰凯克。”

弗朗克杰尔德边说边往门口走。他推开门，用佛来米语喊了一声。

进来一名水手，一把提起德波拉的行李。

德波拉跟在弗朗克杰尔德后面。

天上没有月亮，黑漆漆的。一盏小灯在沙子上投下一圈圈昏黄的光，在移动着。跨过横在一条沟上的小桥，来到一座小花园的木栅栏前。花园后面是一座暗黑静悄的房子，有人

小心翼翼地把门开了一条缝。

弗朗克杰尔德畅快地喘了口气，把灯放在一只箱子上，解开斗篷，转身对德波拉说：

“寒舍陋室，接待不周，请多多包涵。我们弗朗德勒人都是些懒鬼，我们全家早就睡觉了……我们最好是也学大家的样儿。您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了，明天我们有的是时间来商量您的事。”

他站在半墙高的一座壁橱前，把两扇门打开，把他从桌子下面拿出来的一张凳子放在壁橱跟前。

“这是您的床，夫人，踩着凳子上去，还有一盏灯给您照个亮儿！……”他随便地指了指一块搁板说。“如果您想洗一把脸什么的，东西全在那儿。我先告退了！”

两人道过晚安，德波拉又剩下只身一人了。

她把旅行袋放好，拿起商人给她留下的油灯，高高举起。

油灯在周围投下一圈昏黄颤动的光亮。

从面积来看，这是间正屋，很宽敞，呈正方形，有两点令人一目了然：床单、被褥干净整洁，家具什物简朴厚实。屋子中央，放着一张长方形大桌子，围着一圈板凳；一面石灰粉刷的墙上，靠着一张又深又阔的橡木衣橱；窗户下面，搁着一只漆成红绿相间的长箱子；窗户对面是一个宽大的壁炉，炉台是四边形的，边上整齐划一地放着一溜锡量器。为了增加点家庭气氛，墙上挂了几只装饰碟子，并在房间一角，放了一具纺车，等着主妇的巧手去纺纱捻线。整个房间看上去是经过一番悉心布置的，为的是舒适惬意，当然，经不起细细查看。

德波拉打了个呵欠，解开领口。

她脱去裙子，从旅行袋里取出一条镶花边长衬衣穿上，向弗朗克杰尔德指给她看的搁板走去。搁板上放着一罐水和一只小盆。她真想笑出声来。上帝啊！这位神气十足的商人让她洗脸的就是这么个只够潮潮两只指头的小碗？看起来，弗朗德勒人对卫生并不在意！

然而，她还是无可奈何地端起水罐。正在这时，仿佛一声轻轻的喘气似的嘟哝声吓了她一大跳。

屋里有人！

她放下水罐，蹑手蹑脚地走近出声的地方。

另一张“床”也藏在开出的壁橱里，和她的那张床一模一样。一个少女平静地躺着，脸庞稚嫩，一脸孩子气，头上梳着两条金黄的小辫，一只红润的小手在羽毛褥子上抽搐着。

德波拉笑了。进到这所房子之后，心中所感到的阴暗灰色，为之一扫。但愿这家的其他人也象这个可爱的画一般的人儿！

实话实说，其他人并不这样，而且一点也不一样！德波拉第二天与他们接触时，没有产生任何好感。

德波拉被重重的磨擦声从睡梦中吵醒。

梳着两条金发小辫的少女趴在地上用铁齿刷在洗刷青石地。她的动作迅速、准确、有板有眼。刷子不停地伸到装满肥皂水的一只桶里，沾沾刷刷。每爬三步，她就把肥皂水桶向前拽一拽，溅出不少水来。

少女抬起头，发现德波拉拄着一只胳膊看着她在刷地，

羞答答地莞尔一笑。

“您好，夫人！”她用不熟练的西班牙语说。~~“我叫格蕾苔尔。”~~

“认识你很高兴，格雷苔尔！……告诉我，天不早了吧？”

“啊，是的，教堂的钟刚敲过8点！可弗朗克杰尔德妈妈叫我别喊醒你，而且……”

听她那口气，可以感觉到，这是对她的特殊照顾。德波拉歉疚地从“窝”里跳了下来。

“好吧！咱们别让你父母亲久等了，小姑娘……”

“我不是住在父母家里，夫人！我和我姐姐希尔达在一起，她嫁给弗朗克杰尔德妈妈的儿子皮埃特了。”

她一口气说完，脸色阴暗。

突然，格雷苔尔的脸一亮，向德波拉靠近一步。

“您真漂亮！”她赞叹地说，手还怯生生地触了触德波拉的镶花边长衬衣。

“非常感谢你的恭维，我的小美人儿！你知道，我看你也够漂亮的……有你这张漂亮的小脸蛋，杰凯克的所有的小伙子都得扭头看你的。”德波拉诡秘地笑答道。

“呸！”她鄙夷不屑地说，“那帮人！我不感兴趣……全都是一些大笨鹅、乡巴佬……”她没有说完，目光重又透出一种冷漠、固执的表情。

“你能帮我一下吗？”德波拉见少女心情不佳，马上用话岔开。“我想洗把脸，穿衣服。有没有……”

“跟我去厨房吧！不着急。简大叔、弗朗克杰尔德妈妈和皮埃特都去打渔了；希尔达去买菜了……她忒爱瞎聊，一

个小时也回不来的！没人会催促我们。”

她的热情重又燃起，一边喋喋不休，一边领着德波拉到了一个满是油腻味的黑漆漆的去处。

一膛泥煤火在散发着微热。

桌子上堆着一些啤酒壶和装着夹肥油和废糖蜜的干饼干和餐盘。女主人及其孩子、迈希尔·弗朗克杰尔德和德波拉围桌而坐。

隔板背后传来杯盘碗盏的碰撞声：是被排除在会议之外的格蕾苔尔在气恨恨地忙着准备饭菜，故意发泄。

商人在用佛来米语同他嫂子滔滔不绝地商量着。老太太端坐在屋里唯一的一把椅子上，肥大的臀部挤出了椅子两边，用她那双严厉的小眼睛很不和善地看着陌生女子。那眼珠仿佛两粒玻璃球，镶嵌在一张光滑、白皙的脸上。那张脸光滑得仿佛是用刀在一块奶油上雕刻出来的，薄薄的嘴唇两边还雕出几条皱纹来。看着她的这副没好气的神气，不难想见，事情并不顺利。

她和正埋着头、手在不停地用各种丝线一丝不苟地绣花的儿媳的穿戴一模一样，一副村妇的朴素打扮……一条深蓝粗毛裙子上，围着一条黑围裙。粗毛裙子并没能掩住她那肥大欲坠的臀部和儿媳开始丰满的腰肢……一条浆得很好的上等白细麻布头巾，缠成带状，裹着耳朵和颈项；脚上穿着嫩绿的毛袜，蹬着漆成黄色的木屐。

德波拉眼下无法积极地参加他们的谈话，只好本能地去注意这些琐事。焦急、不安重压着她。昨天，弗朗克杰尔德似乎还满有把握：听他那口气，带她进入斯路易对他来说，

形同小孩子做游戏……哇！今天可好，这小孩游戏看来伤透了脑筋！……要是这家伙不肯再往前，把她晾在这儿，怎么办？那样的话，她就只好采用轻易不用的第二套方案了。可她觉得这第二套方案并不怎么理想。亮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以诺尔朗伯爵夫人、天主教移民的名义去见西班牙当局，可这势必引起一连串的审问，而她只要有可能，是宁可隐姓埋名的……突然，她仿佛觉得有人在盯着她看。她扭过头去，定睛望着女主人的儿子皮埃特那双很说明问题的眼睛。后者坐在她右首稍后一些，正在平静地、色迷迷地看着她。

乍一见面，她就讨厌他。一个村夫，身穿带饰衣服，足蹬上等皮鞋，举手投足装腔作势，笨拙可笑，自以为鹤立鸡群……而且，相貌粗俗，大腹便便，目光怯懦，唇薄嘴软，说话时故意露出牙齿——应该承认，牙倒长得不错——一副踌躇满志的神情，让人看了真想搥他一个耳光。

德波拉把目光移开。

现在可不是与这家人家的宝贝儿子论理的时候，即使手痒得真想搥他！……再说，也许是她该介入这场她是主角的争论的时候了。

“喂，先生，告诉我……咱们谈到哪儿了？”她趁着叔叔二人喘气的工夫，装出很高兴的样子问道。

商人忧愁地擦起了嘴。

“我一直担心的正是这个！斯路易各处城门口都加了双岗，现在想进去可是相当困难……您看，不可能弄到新的通行证；只有附近已有通行证的居民和士兵能够进城。”

“那我们怎么办，先生？”德波拉开始沉不住气了。

“尽管我非常高兴能和你们尊贵的一家人相识，可您很容易



理解，我飘洋过海并不是只为了这个目的！空手而归也是不允许的……而且，您是亲口作过保证的……”

弗朗德勒商人伸过手来。

“您瞧，夫人！求求您，冷静点！我是保证过帮您完成使命，可我当时并不知道有这道新的命令……这是帕尔摩公爵刚采取的一个谨慎措施，我一个可怜的商人，是拿它没办法的！”

德波拉气得鼻子哼哼的。

让公爵，让这个该死的弗朗克杰尔德，让毫无表情地看着她的这帮目光短浅的村妇，都不得好死。

“不过，”弗朗克杰尔德接着说，“也许有办法钻个空子，让您如愿。我的这位侄儿，”他指了指皮埃特说，“获准去每月举行一次的斯路易大集市……做生意……您明白不……通常，他是带他妻子去的。您同他妻子个头差不多，您穿上她的衣服，要是能发现，那才叫见鬼了呢！赶集的日子，人潮如涌，只要有合格证件，哨兵不会……”

“好！我觉得好极了！……我真没想到您的主意这么多，亲爱的先生！”德波拉放心地喘了口气。“您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个法子！也免得我……”

“那是因为……”他尴尬地在考虑怎么说好，“我嫂子不同意……您替她想一想……万一有个好歹，她儿子会有很大的危险的！他有妻子，还有一个还在吃奶的孩子……也许，”他吞吞吐吐地说，“给她一些什么保证……”

“我明白了！别再多说了，先生！”德波拉微微一笑。

“不会让令侄白辛苦的。告诉我，要多少钱……我身上带的